

# 河北三河矿石盗采复燃

## 一夜盗得10万吨白云矿和石灰石矿;专家称,盗采产生粉尘将加重京津雾霾

2015年12月27日晚9点,河北省三河市东部矿区,两侧山岭上灯光闪烁,挖掘机的杵子(钻头)一下下钻进山体,沿路一辆接一辆的大卡车,满载着石料扬长而去。

过去的两年多,三河市关停22家矿企,全面整治修复矿山也被写入《三河市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》,但此类情景仍不断上演。记者调查发现,高峰时期,这里一夜盗采白云矿和石灰石矿达十万吨,矿主一夜获利数万元。道路两侧多家石料厂公开粉碎矿石,严重破坏当地生态。不仅如此,环保部城市环境管理专家组成员彭应登表示,三河市东部矿区盗采污染已影响到一河之隔的北京,加重北京雾霾。



2015年12月30日,三河市段甲岭镇段蒋路旁的矿坑。

### 多年开采,矿山裸露深坑 | 三河市东部矿山遭盗采后布满深坑,部分被削成峭壁;粉尘覆盖周边耕地

从三河市出发,车辆沿着102国道卷着尘土一路东行。经过黄土庄镇、段甲岭镇,国道两侧的土地覆盖白色粉尘,一脚踏上去,能留下1厘米深的脚印。

沿路两侧停放多辆车身夹杂石子的大货车,号牌完全被泥土遮挡。

102国道两侧散落分布着多个石料厂。自沿口桥到段蒋路7公里的道路两侧,至少分布着8家存放石料的场所。它们均无门牌,由蓝色铁皮围挡,

院内堆放的冒尖的石料清晰可见。从102国道转入段蒋路,沿路山岭满目疮痍,有的山体被开采的大坑足有数百米宽,有些则被挖成笔直的峭壁。

51岁的段甲岭镇十百户村村民厉澎断言,这些存料场一定不敢挂牌。“他们的石料都是从山上偷采的,存料的地方原先都是村民的耕地”。

段甲岭镇山下庄石料厂人员证实了厉澎的说法,“周围石

料厂都是偷山皮的,天一黑就往下拉。”对于当地的盗采情况,石料厂员工嘿嘿一笑,“关键当地有人才行,没人你拉不下来。”

厉澎家住十百户村矿山路旁,从段甲岭镇到附近的村庄,距离只有1.5公里。而黄土庄镇、段甲岭镇的村庄基本都在矿区脚下,距离矿区只有1公里多,百姓深受其苦。

厉澎从2008年就开始为当地的粉尘污染投诉上访,还

曾写信给环保部,但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当地痞子的疯狂报复。痞子曾经冲到他家,砸了窗户,还把电脑踩了。

当地村民反映,三河东部矿产资源丰富,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,段甲岭镇周边就相继出现盗采矿石现象,大量白云石矿和石灰石矿遭开采。直到2013年因粉尘污染被央视曝光后,政府将招投标确定的22家采矿企业关停,盗采却越来越凶。

### 深夜开工,偷拉石料 | 挖掘机、大卡车深夜盗采;102国道黄土庄镇、段甲岭镇附近山区,一夜现15处盗采点

盗采矿石,在三河已是公开的秘密。段甲岭镇多位熟知情况的人士说,“白天看不到,天一黑,整个东部矿区就疯了,到处都是亮着灯杆山(挖掘机钻矿石)的。”

2015年12月27日晚9时许,102国道黄土庄镇、段甲岭镇路段,沿路一辆接着一辆的满载石料的大货车经过,粉尘弥漫在昏黄的路灯下,能见度只有5米左右。

距离段甲岭镇境内北侧有一路政检测点,不时有大货车满载石料从路政车前经过。

检测点再往北,道路两侧的山岭上闪烁着星星点点灯光,挖掘机正在用杵子一下下地钻山,“啞啞,啞啞”之声不绝于耳。三五下后,大片石料沿着山体倾泻而下。

沿路上,一辆接一辆的大卡车满载石料从山内驶出,扬尘离去。段蒋公路两侧山岭上,

记者看到至少有15处这样的盗矿点。

从段甲岭镇多个村内小路进入矿区,都有挖掘机在盗挖山石。在十百户村后山,一处深约60米的大坑内,两辆挖掘机在作业,一辆杵石料,另一辆往货车上装。不到20分钟,两辆货车满载离开。其中一辆货车沿矿山路驶出,到达十百户村村口对面的存料场。

三河当地从事运输盗采的

村民李文(化名)称,2013年之后,三河关停了采矿企业,盗采却愈发严重。如今盗采的人数较之前多了数倍,且都在晚上行动,“像耗子一样纯属偷”。

三河市国土资源局矿产开发管理股一名工作人员称,“盗采由公安和矿区管委会管理,我们只管理有正规手续的企业行为。但如果发现石料厂地占用耕地林地,可向国土局举报,会有人去查处。”

### 盗采者把守路口,持对讲机盯梢 | 盗采石料当地粉碎销售,每吨18-19元不等;当地多年前已禁止“平原粉石”

村民厉澎介绍,因三河市禁止平原粉石,盗采人员会将杵下来的石料直接筛选,变成半成品,但仍有石料厂在偷偷进行平原粉石。

2015年12月29日晚8时许,在矿山路尚庄子村,两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存料场内机器轰鸣,一台两米多高的粉碎机正在粉碎石料。

同样在102国道沿口桥石料厂内,也有粉碎机正在露天作业,整个石料厂弥漫着浓重的粉尘。

当地盗采行业人士称,上述两处粉石场分别为“陈姓老板”及编号“二奔子”的人所有。

平原粉石在三河市早就被明文禁止。公开资料显示,2009年开始,三河市多部门联合取缔平原粉石企业,对其进行强制断电,构成犯罪的,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。

2015年12月31日,在102国道北侧沿路村口,停有落满粉尘的小轿车。当地熟悉盗采情况人士说,“都是替盗采盯梢的,他们都拿着对讲机,监控过

往的检查和陌生车辆,以便随时向雇主通知。”

据知情人士透露,除了矿区附近,在三河市公安局、环保局以及市长、公安局长所住的小区,都有盗采人员望风。“往往检查人员一出门,这边就知道道了。”

据当地多位村民指认,上述十百户后山作业矿坑及石料厂均为十百户村民冀海业的盗采点。

在冀海业的石料厂,记者以购买石料为由进行询问,该

处员工表示,“混料18元/吨,最近查得比较严,山上的石料运不下来。”

“平原粉石都没有手续。”三河市东部矿区管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说,违规粉石由环保局负责,矿区被关停的22家正规企业,从2013年后都没有再作业。

三河环保局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也表示,上述粉石企业均违法违规。一经发现,可以直接向环保局举报,会有监察大队去进行查处。

### 一台挖掘机一晚盗采千吨石料

段甲岭、黄土庄两个镇10多个村庄村民参与盗采;多年开矿山体已松动

三河段甲岭镇多位参与盗采运输的村民介绍,盗采人员基本是三河靠近矿区的村民。102国道以北段甲岭、黄土庄两个镇10多个村庄,均有村民参与盗采。一名有两年运送石料经历的村民介绍,盗采在当地已成为一条“产业链”,很多村民都要靠它吃饭,不少村内有盗采的人,也有养车的人。

盗采、运输形成共生关系。多名村民介绍,仅十百户村就有五六户盗采,加上养车的共有十几户。有村民不堪其扰,会在村口设卡拦车,此时运输车辆也会给村民五十元或一百元的“过路费”。

多名拉送石料的村民称,运送一吨石料3元左右,一辆能拉40多吨的货车,一趟运费为120多元,“就是从山上拉到山下的存料场,天一黑就开始干活,从晚6点到凌晨6点,能拉十多趟,净赚1000多元。”村民介绍,此前东部矿区已被无序开采多年,都是“炮开”,山体已松动,现在盗采的人员只需要用杵子一杵就行。

段甲岭镇熟知盗采情况的村民介绍,一台杵子(挖掘机)一晚上能杵1000多吨。高峰时期,黄土庄镇、段甲岭镇的矿区内有上百个杵子同时盗采,一夜至少盗得10万吨山石。盗采的毛料也卖到十二三元一吨。

进行石料运输的李文介绍,盗采的石料销往大厂、香河的石料厂,也有满足北京的工地需求,直接卖给搅拌站。

高额的利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盗采行列,但随着盗采人数的增加,其内部之间也矛盾频发。厉澎说,为了让自己的石料有好的销量,盗采人员之间也会相互打压。去年,小九百户村的一个盗采人员的十几万吨石料,就被另一盗采的人员举报,遭到查处。

段甲岭镇大九百户村村民方桂春养有两辆运输石料的大货车,用于运输盗采的石料。方桂春说,2015年7月,因家中的卡车没有买老板王建中盗采的石料,遭到其报复。丈夫刘大朋被王建中等人强行带走,并声称要“活埋”,后王建中被三河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。

方桂春提供的三河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,2015年7月6日17时许,王建中带领多名身份不明男子来到刘大朋家中,强行将刘大朋带走,并以“活埋”进行威胁。公安机关接警后,当日18时许,王建中将刘送回农村。除了村民盗采之外,段甲岭镇多位村民反映,盗采等活动少不了公职人员亲戚参与。据村民介绍,当地段蒋公路常年停放着路政车辆,对非法运输山石的车辆视而不见。

2015年12月27日至31日,在十百户西路东侧一处石料厂门前,一直停有路政车辆。村民质疑,此处存料场似有路政人员“保护”。

对此,三河市路政大队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,“我们只负责查超限超载,偷挖盗采不归我们管。”

### 盗采粉尘加重京津雾霾

盗采破坏当地生态,影响周边;十百户村后山30亩林地,从2014年底至今一直被万吨盗采的石料占据

盗采及此前的无序开采破坏了矿山的生态。段甲岭镇十百户村村民厉澎回忆,多年前,村后山种满枣树、苹果树,如今山上蒙着厚厚一层粉尘,原来的林地也都被挖成深坑。

盗采者明目张胆地开设石料厂,将原来的耕地、林地侵占。在十百户村后山的30亩林地上,从2014年底至今一直被万吨盗采的石料占据。“三河市与北京仅一河之隔,频繁的盗采不仅会对当地生态造成破坏,更会给京、津带来空气污染,加重雾霾。”环保部城市环境管理专家组成员彭应登说,开采、运输及粉石的过程中,粉尘及二次扬尘对局部的大气环境、人体健康都有极大的影响。

彭应登介绍,粉尘中有10%左右的Pm10,有5%到6%的Pm2.5,常年盗采带来的大量粉尘,会源源不断地产生PM10和PM2.5。三河位于北京与天津中间地带,东南风时,粉尘会刮到北京,西北风时就会刮到天津蓟县。

彭应登建议,对于三河盗采污染,应该站在京津冀区域的角度统筹考虑,建立一个长效的治理机制,让三方受益。

(据新京报)